



## 藏报苑

◎王蝶飞



倪健数十年醉心集报事业,他珍藏的报刊最长时间横跨三个世纪,可谓是岁月斗转星移的见证和写真。

倪健的报刊收藏馆坐落于南通市通州区川姜镇。馆藏的门前是一条清澈小河,北侧的三层小楼里,有序摆放着两万多种报刊。从大清到现代,从党报党刊到中外小报,从国内到国外,涉猎广泛。他有近十间不同主题的报刊陈列室,收藏着近百个国家几十种语言文字的报纸,有世界上最小的报纸、家庭办的家报、中国最早的报纸。

秋日午后,我第二次来到倪健的报刊收藏馆,每次来都会有新的感悟。我把这里比喻成一座“诗意的花园”。

诗意的花园,紧接着地气。倪健出生于南通市通州区川姜镇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,个子不高,穿着朴素,理着小平头,黝黑皮肤,炯炯眼神,脸上常挂微笑,是一位风趣幽默的收藏家,待人十分热情。

20世纪80年代中期,农村建房审批比较紧,倪健为了建造报纸收藏馆,理由充足。加之倪健所在的村镇两级领导“文化细胞”还算多,他们同意了倪健的申请。终于,倪健花了30多年的积蓄,分两次盖了一幢500多平方米的三层小楼,营造了一个较为宽敞的报刊收藏之家。他将自己的居所命名为“倪健报刊收藏馆”,又取雅名“藏报苑”。楼房内报刊展览室一间又一间,内容丰富多彩,令人赏心悦目。

倪健兴趣爱好广泛,撰文、摄影、编辑、排版,多才多艺。他是勤奋耕耘的高产作者,也是新闻媒体的获奖专业户。倪健早年曾在海门县厂洪乡担任党委新闻干事,后来区划调整时,被调到三厂镇当新闻干事。在任乡镇新闻干事的日子里,他勤勤恳恳、兢兢业业,受到领导和同事的好评。受工作岗位的影响,加之他幼小就喜爱读书看报,养成了集报的良好习惯。

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集报至今,40多年来,倪健在收藏报纸的岁月里展示着痴迷情深,在不断集报中品尝着甜酸苦辣,在累累硕果中享受着丰收的甜蜜。倪健的“藏报苑”现已收藏古今中外各类报刊20000多种、数万份,时间跨越了三个世纪。目前,参观者年均5000多人次。倪健因此获得“报痴”“农民集报王”“中国农民集报大全第一人”等美誉。在倪健的经营下,“倪健报刊收藏馆”已成为三星级“中国集报之家”“爱国主义教育基地”“中国家纺报刊收藏展示基地”“家纺企业文化研究基地”“中国家纺报刊收藏第一馆”“通州区社科普及示范基地”“社会实践教育基地”等,有许多中小学生、社会各界人士慕名前来参观学习。但倪健希望:到2025年,报刊藏品的数量在现有基础上增加1万种,达到3万种以上;希望有更多的四方新朋老友,来“中国家纺报刊收藏第一馆”交流指导,留下墨宝;期待现有的收藏平台和品位进一步提升,努力成为建设南通“文化自信”的精神助推器。

我相信,倪健报刊收藏馆这座诗意的花园,正在生根、发芽、开花。这座诗意的花园,将让江海平原上的文明新风绽放出春意盎然与勃勃生机。

## 叶下珠

◎低眉

叶下珠本来是养青苔的碗里的一株杂草,养在办公室的阳台上。

碗是外卖吃完剩下的,砂质,就这样扔掉太可惜,某一天中午散步时心血来潮,捉了些青苔回来,青苔被我们养死了,青苔缝儿里的杂草倒活了下来,长椭圆的叶子,一对对地生,还是一个追光者,夜幕降临就会把叶子合拢。我们拿它当含羞草养。只看叶片真的很像含羞草,虽然白天你碰碰它,它也一动不动,并不会害羞收缩合拢。可每当傍晚你看窗台上的它,叶片耷拉下来,孩子的睡眼一般,不由心生一种疼爱。它楚楚可怜,这蒙眬着睡眼耷拉起来的叶片,渐次合抱。睡在那里的,分明是你自己。

大夏天的一个上午,无意中发现它那大概只有一点五厘米长的叶背面开出了花,我吃了一惊!多么神奇的物种,开花竟然是在叶柄背面!只有一个毛孔(猪皮的)大!针尖那么大!不仔细看,根本就看不出来,估计连一毫米都没有。但人家还是开出了

花,乳白色中间透一点黄心儿,乖乖待在叶柄上,不凑近了根本看不出来。也没谁跟我说它是会开花的呀,也没谁叫它一定要开花呀,以为只是一个常绿的小杂草而已,没有弄掉它是因好生之德。

那天我跟哥伦布一样,抱着砂盆子到处给人看,发现新大陆了。都说这么奇特的小草第一次看见,花朵偷偷躲起来,腻虫子一样腻在叶片上,比腻虫子还小,精巧可爱,精巧到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。都说苔花如米小,叶下珠的花可比米粒小多了,恐怕十分之一都不到。小归小,神气!

然后就拍了图片查“形色”(一种可识别各类植物的软件)。一查就查出来它叫叶下珠。之前都叫它“那个草”“青苔缝里的草”“外卖盆里的草”,要么就直接喊成“它”。“快来看,它叶子要睡着了。”

它还叫龙珠草。它果实长在树叶下面,像一颗颗龙珠整齐排列。啊,原来它还结果的吗?可我没看到。这么小的花朵竟要结

果,真担心它力气太小了,结不动果子。

按惯例,“形色”也少不了对它进行一番价值的权衡。它是一种凉性的药物,全草可入药,能清除人体毒素,特别是在夏季,用叶下珠泡水可起到解暑消乏的作用。什么赤目肿痛啦,肠炎腹泻啦,肾炎水肿啦,痢疾、肝炎,它都能起作用,还可治青竹蛇咬伤。虽然我已经因为炎夏的酷暑弄得一颈项的湿疹,眼睛像孙悟空一样会喷火,但我还是不舍得掐了它泡茶喝,就这么一丁点儿小可爱,无论如何我下不去手。

叶下珠,它神气的小小花开了之后,没有结果。这是意料中的事,完全可以理解。要结果必须有外来交配。你叫它在我们这种环境里(外卖碗),如何找得到一个外来的呢?最好的环境是住在耐阴的沙壤里,它其实是在我们这里坐牢。自然是不会结果的,只能开花。努力开了一把自己的花,就已经很不错了,用尽洪荒之力。

## 一抹青绿

◎顾燕能

常熟有虞山,有尚湖,有古城。尚湖流传着商末姜尚避纣垂钓于此的传说。古城有“七溪流水皆通海,十里青山半入城”的美景。虞山是山,也是国家级森林公园,满眼青绿山水。

漫步在虞山的健身步道上,眼前不时有落叶飘飞。而那缀满山阴道石缝里的细密青苔,被前人的脚步无数次踩过,又无数次沦陷寂寞,在光阴里兀自发嫩。

进入虞山,漫山遍野都是绿色茶树。看到的树,都是不知名的。见到的茶,也都是未曾品尝过的。说到树,往常辨识树种,除了整体感知外,我只凭叶片形状。这次细细观察才发现,绿叶之外,树皮也是区别树种的好帮

手。多年生的马尾松的树皮,极似陈年木制家具上的廉价油漆,斑驳起壳,松脆欲裂,叫人不敢随意触碰。麻栎树的皮相,颜色深褐,纹理大气,密实致密。

一路迤逦而来,进入拂水晴岩。不说周围成片成片的各色树木,单说悬挂瀑布的小小山崖壁上和清亮亮的泉水倒影中,那幽暗的绿、潮湿的绿、肆意发挥的绿、星罗棋布的绿,绿得浅浅深深、绿得层层叠叠。在一团绿意簇拥之下,游人立于河滩泉石之上,看那丁字形桥下,两崖中豁,陡峭深谷由此形成。

一路攀爬,有汗布身,终于登顶。在呼呼的山风中,我望见了藏海寺。抬首仰望,剑门裂缝

顶端,有三怪石,将坠未坠,惊险异常。剑门登顶后,可俯瞰山麓尚湖潋滟水波。波光粼粼的银色湖面上,点缀了几个简笔画似的船儿,被四周如同睫毛的绿色树木围成一圈,真是一幅天然美卷。其旁有一高崖,中间断开,相传当年吴王夫差在此试剑,将巨崖一剑劈开,故称“剑门”。当年的武侠传说之境,如今早已变身为佛门清净之地。那半掩的寺庙朱门,那寂静的参禅僧人,那满地的桂花落蕊,那滚落一院的细细浓香,无一不在诉说,人世繁华热闹终将归为孤独宁静。

曾妄想,在飞过的天空留下痕迹。虞山一游,忽觉一抹绿色,已悄然潜入心底。

